



唐崑泉



身在河南的阜外名医

唐崑泉 1955 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后，成为一名心内科住院医师，经过“魔鬼式训练”，通过了外科主任侯幼临和内科主任黄宛的考核，成为一名总住院医师，并有了与侯幼临和黄宛等一同抢救患者、开展心脏手术的机会。10 年后他去河南省人民医院担任了第一任心内科主任。

集军人气质和协和系统学者风范的阜外医院团队，更多地培养了唐崑泉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这为他后来创办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开展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带动河南省心血管领域诊疗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魔鬼式训练

唐崑泉，1929 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46 年于湖南长沙长郡联立中学初中毕业，1949 年湖南长沙岳云中学高中毕业，1950 年 2 月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5 年 12 月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的前身），成为一名心内科住院医师。

那时的解放军胸科医院聚集了来自军队系统、协和系统和其他地方的优秀人才，并建立了严格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早晨 5 时，所有住院医师要跟护士一起出现在病房查房，为患者抽血。一天 24 小时“住”在医院，全周无休息。经过如此这般的“魔鬼式训练”，并通过外科主任侯幼临和内科主任黄宛的考核，唐崑泉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总住院医师，并有了与侯幼临和黄宛等大专家一同抢救患者、开展心脏手术的机会。

唐崑泉把在阜外医院看到的特殊病例都做了详细记录。一例 5 岁的男孩患早老症，照片就像个 80 多岁的老头。唐崑泉笔记里记录了患者照片、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像这样的特殊病例他记录了十几本。与此同时他还做了几百张文献卡片，其中包括梅毒性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的特殊检查诊断法、心电图心向量图、心律失常、心肌疾病、心脏肿瘤、心内膜疾病、心包疾病、先天性心脏血管疾病、肺源性心脏病、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性肾病、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等。

唐崑泉在阜外医院工作的 10 年里，不仅掌握了内科领域特别是心脏血管疾病的系统理论知识和临床相关诊疗技术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还掌握了医学科研工作的要领和方法。他参与了北京地区高血压、冠心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学习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肌梗死合并休克的治疗，还参与了心脏穿刺左心室造影术、心脏导管的多个检查等，甚至开展了腹主动脉、肾动脉造影的研究和肾功能检查等。

在阜外医院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下，唐崑泉养成了认真书写病历的习惯和



唐崑泉主任（左后 1）和黄宛、吴英恺教授合影

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以后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创办心内科，开展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带动河南省心血管领域诊疗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 年，唐崑泉参加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的全国首批农村巡回医疗队，为湖南省湘阴县农村的农民送医送药上门。这批医疗队由吴英恺院长带队，参加者还有黄宛、林巧稚教授等。

名声在外

1965 年 11 月，河南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医”）张鸿基院长到阜外医院要人，准备大力发展心血管专业的医疗工作。阜外医院选派了一名心内科医师、一名心外科医师，其中心内科医师就是唐崑泉。

当时的河南省人民医院大内科已经成立了心血管专业组，但所做的工作还较为基础。在阜外医院任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练就的扎实基本功让他得

以在陌生的环境下迅速开展工作。除了临床医疗，他还兼做一些教学、科研工作，曾多次走出医院深入农村，为农民诊治疾病，同时也为普及和提高农村医师的医疗水平做一些教学工作。

因为技术过硬、思想进步，唐崑泉还多次参加救灾医疗队，到疫情最重的重灾区开展巡回医疗，如 1975 年石漫滩水库决口造成水灾、淮河水灾等。

有患者知道他是从北京阜外医院来的，专程到郑州找他看病。1974 年的一天，唐崑泉回到家比任何时候都兴奋，原因是“今天有患者专门到门诊来谢我了”。事情是这样的：一名洛阳拖拉机厂的患者经人介绍来到省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唐崑泉。这个患者已经在北京、上海的医院看过，医生都说“没事”。可他明显感到不舒服，坚持就医。唐崑泉用听诊器给他检查，他先是让患者坐着听诊，后让患者躺着听诊，进而让患者走动之后听诊，在不同的情况下，杂音时有时无。听诊后他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建议患者到心外科看看，最后这名患者被确诊为“心脏肿瘤”，经过手术痊愈了。就是这种“小事”让唐崑泉感到无比的喜悦。同行们都说，唐大夫听诊技术过硬、技术精湛。

来自阜外医院的唐崑泉“名声在外”，不仅是普通老百姓找他看病，还有数学家华罗庚和中外领导人。但是不管患者是谁，不管其职位高低、贫穷富贵，不管是来自哪里，他都同样对待。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他精益求精、认真细致，为患者治好病尽自己毕生之力。

在省医院，唐崑泉从主治医师晋升到主任医师，并担任河南职工医学院内科学兼职教授，是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心血管病学会秘书、河南省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和河南职工疗养学会副理事长。

大显身手

1971 年，医院进口了一台日本产的除颤器，在唐崑泉的带领下，心血管专业组开展对心房颤动和心室颤动的患者除颤。这是在河南省最先使用电复

律抢救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的危重患者。1974年，心向量图和心功能室建立，开展心电向量检查，高频宽带心电图检查和活动平板运动试验，为早期冠心病的诊断提供了有利条件。1976年，心脏导管室成立，由原来的静脉切开法改进为经皮穿刺法，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并保护了血管、减少了感染。

第二任心内科主任沈玉祥回忆他们开展的第一个导管手术时说：那时没有机器，在一台名为1250的普通X线机的帮助下，5名医生和3名护士，在没有防护衣的情况下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腹主动脉切开后，将导管放入，为防止导管弹出来，要有人用手随时摁住入口。就这样完成了左心导管的检查。连做几例后，大家的白细胞都降至 $3 \times 10^9/L$ 以下。就是靠着这样一种“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完成了多项“首创”。

1980年，心内科正式成立，唐崑泉为第一任主任。此后，心内科开展了多项高难度的治疗，如体内埋藏式人工心脏起搏器，抢救了多位死亡线上的危重患者；利用气管镜改装成心内膜活检钳，开展心内膜活检工作；还有用四导联新功能仪器开展心功能测定；经食管心房调搏等这些当时实属“首创”的检查和治疗手段。此外，心内科还创新性地开展了动物实验。

1984年，心内科与郑州市自动化研究所共同研制单导心电图机、心功能测定仪，做了300例心功能检查，与进口心功能测定仪数据基本相同。这些机器多年来配合多个外科手术如心脏换瓣手术、先天性心脏血管复杂畸形手术、左房黏液瘤切除术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唐崑泉还与当时的西安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医学院、南京医学院频繁交流，并邀请有临床实践经验的专家来院授课，借助外力发展本科室。

刀子嘴，豆腐心

现任科主任高传玉眼中的唐崑泉是一位极具个性、有责任感，严厉、严谨、



唐崑泉主任（左后 1）和同事在湖南下乡时合影

一丝不苟的前辈。“他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心内科建好。”可以说，省医院心内科的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从唐崑泉开始的。他利用自己在阜外医院所学的管理住院医师的经验，培养了两代心内科骨干和中坚力量。

按照阜外医院住院医师培训的方式，住院医师必须 24 小时“住”在医院，特别重视“三基三严”，重视询问病史、体检，病历要求规范书写、工整清晰。他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学生。据高传玉回忆，曾下级医师病历书写不符合要求，被立即要求重写，直到写标准为止。而在病例讨论时，如果主治医师说得不对，唐崑泉也会当即指出其错误。

科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轮转到科里的非心内科专业住院医师

不会用西地兰（毛花苷 C），唐崑泉严厉责备道：“连西地兰都不会用，怎么当医生？”然而他刀子嘴豆腐心。那天夜里，他亲自赶到帮忙处理了患者的病情，而那名医生也备受感动。

“他就是这样性格直率，有啥说啥，有时还会给领导提意见，看起来是个‘书呆子’，其实是一个正直的人。”沈玉祥说，唐崑泉留给心内科的是务实、

团结、认真的工作作风，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随遇而安

1991 年，唐崑泉退休，被返聘回科室继续工作。在此后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参与门诊、查房、会诊等工作，最重要的是帮助科室培养后



唐崑泉主任参加社区义诊

备人才。他在自己的《党员日记》里这样写道：“不当科主任，仍然要做好一个名副其实的内科主任医师工作。”

虽然退居二线，但他常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座。每次他都与科里的中青年医师一起前往，从来都是自己准备幻灯片。当时还是“小大夫”的高传玉回忆，即使不在医院，唐崑泉与他们聊得最多的两个话题，一是在阜外医院的培训、学习、工作和生活，二是心血管疾病诊断思路。

他觉得自己从未离开临床，也不让自己离开临床。夫人陈珍珊回忆，退

休后的唐崑泉最喜欢在家读的是《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了解当时心血管疾病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

“有一次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在出门诊，还说了一堆给患者看病的话。”陈珍珊说。

唐崑泉除了看病，就是爱好写字。

2011年8月之后，唐崑泉反复发生脑梗死。他于2013年8月不幸逝世，享年85岁。

唐崑泉去世后，家人在收拾他留下的物品时发现了很多诗词，有的甚至是他随手写在药品说明书的背面。

淡泊名利乐悠悠，
无忧无虑更无求。
清风明月随时取，
绿山青水任遨游。
知足胜过长生药，
常乐才能慢白头。

——豁达的胸怀、洒脱的态度，随遇而安，能屈能伸，经得起挫折失败。或许这就是唐崑泉能够在事业上保持积极进取、保持创造活力的秘诀。

无怨无悔

因为唐崑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家里的事只能由夫人陈珍珊张罗。老夫人回忆说，没结婚之前，他一心扑到工作上可以理解，可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也不管家。大部分时候，他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做饭了。“他工作上那么忙，我也知道，不能再让他为其他事情操心了。”家人的理解，对于唐崑泉来说，是支持，也是力量。

其实，唐崑泉对家庭也有一份不可言说的责任感：1980年，他和吴英恺



唐崑泉在 2004 年夏主持河南省心血管疾病研讨会

教授、陶寿淇教授一同前往贵阳出差，专程写信给夫人报平安，并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儿子即将开学，这段时间我不在家，你要上班，因此，儿子很可能在外边暂时放羊，真担心他出什么意外……”

他们唯一的儿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已习惯了父亲、母亲的忙碌。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常常是母亲到幼儿园的时候，看到他站在夜班老师的怀里，安静等待。

小学二年级之后，家里人没有再送过儿子，每天都是他自己背着书包上学。脖子上挂着钥匙。有时忘记带钥匙了，放学后就坐在门口的楼梯上边写作业边等着。他妈妈听到隔壁邻居说得最多的是：“你们家儿子又坐在门口楼梯上写字了。”

因为太忙没时间管孩子，陈珍珊给儿子选择中学的唯一条件是：离家近就好。

从小看到父亲的忙碌，他儿子在高考填志愿时并不想再学医。而他父亲的一席话让他改变了选择。他父亲说：“虽然当医生很累，但给人治病，特别是把濒临死亡的重病患者救活了，就是最大的成就。还有什么比治病救人更高尚的事吗？累也心甘。”

唐崑泉就是这样，他遵从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奉献精神。正如夫人陈珍珊所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患者，献给了他热爱的卫生事业，他的辛苦超出了常人多少倍，但是他治病救人，乐得其所，无怨无悔。”

唐崑泉最崇拜的是临床医学家张孝骞，最敬重的临床医学家是阜外同事陈在嘉、刘力生。他自己的理想也是成为临床医学家。“这一点他做到了”陈珍珊说。

文 / 陈惠